



新國際 政治經濟學： 批判的觀點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s*

曾怡仁、李政鴻、余家哲 著



新國際 政治經濟學： 批判的觀點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s*

曾怡仁、李政鴻、余家哲 著

新國際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觀點／曾怡仁、李政鴻、余家哲著。—初版。—臺北市：五南，2015.01
面：公分。
ISBN 978-957-11-7911-7 (平裝)

1. 國際政治經濟學

552.1

103022738



1PAF

新國際政治經濟學： 批判的觀點

作 者 — 曾怡仁 (279.8)、李政鴻、余家哲

發 行 人 — 楊榮川

總 編 輯 — 王翠華

主 編 — 劉靜芬

封面設計 — P.Design視覺企劃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林勝安律師事務所 林勝安律師

出版日期 2015年1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380元

序 言

國際政治經濟學（簡稱國政經，IPE）自1970年代開始發展以來，關於研究議題、方法途徑與學科定位等均尚未取得共識，甚且出現所謂跨大西洋分歧（The Trans-Atlantic Divide）的美國學派（American School）與不列顛學派（British School）之間的爭辯。美國學派在該領域的研究被稱為「主流」，其將國政經視為國際關係底下的次學門，採取的是國家中心（物質）本體論與實證主義認識論的研究方法，並且主要是討論國際經濟關係議題，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與跨國投資等。至於，反對這種觀點或立場的研究則被統歸為「非主流」，其通常將國政經視為超越國關的獨立學門，並且主張多元的研究方法（實證主義與反思主義可以並存）與研究議題（除國際經濟關係外，尚可包括性別、環保、勞工、人權、種族與後殖民發展等）。

然而，所謂的「主流」是如何形成或被認定的？可能是美國的國力與學術的雙重霸權地位，掌握了論述的話語權與傳播機制所使然，其背後關心的可能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或西方男性資產階級的利益。然而，如果我們僅接受到這樣的觀點，而又不加以反省思考，無意識中就會將其視為價值中立的「真理」，而作為認識或解決國政經問題的參照。正如墨菲（Craig Murphy）和圖茲（Roger Tooze）所提醒的，我們對於國政經的研究必須能夠超越主流的「常識」（common sense），洞悉常識裡所隱藏的意識形態、利益或權力的本質。¹相對地，「非主流」的稱呼似乎常被視為較不重要或較少人接受的觀點，甚至被認為是在挑戰現有的秩序結構。既然，國政經研究的主流／非主流二分法容易造成誤

¹ Craig Murphy and Roger Tooze, "Getting Beyond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IPE Orthodoxy," in Craig Murphy and Roger Tooze ,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1)

解、迷思或讓人望而卻步，本書就沿襲墨菲與圖茲兩位教授的用法，不將書名定為「非主流國際政治經濟學」，而是「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²至少「新」就比較沒有貶抑的意思，或許更能夠引起國政經學習者的注意，而願意接觸認識，甚而產生回響或共鳴。

本書所收集的九篇文章均是站在批判美國主流學派立場的相關研究，第一及第二章可視為總體性的討論，分別介紹國政經中的不列顛學派及其核心「批判國際政治經濟學」（Critical IPE）的發展脈絡、主要特徵與可能啟示。其次，從第三至第六章則分別討論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新葛蘭西主義與歷史社會學派等國政經不同研究途徑的發展特色與主要研究議題。再次，第七及第八章是從新葛蘭西主義、古典帝國主義、依附論與世界體系論等屬於（新）馬克思主義傳統視角的理論，來分析歐洲的整合經驗，以超出過去我們從（新）功能主義與（自由）政府間主義的習慣思維。最後，第九章是追念已逝不列顛學派創始者史翠菊（Susan Strange）教授的國政經思想。雖然，她不見得是一個理論建構者，但卻是國政經新概念與新議題的提出者，其貢獻是顯著與值得尊敬。如此，本書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安排，希望讀者能夠對新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現況有初步的了解，進而也能更清楚認識國際政經秩序與試著提出問題的可行解決之道。以上各章過去幾年曾陸續刊登於國內期刊，包括第一章（政治學報、第55期）、第二章（問題與研究、第51卷第4期）、第三章（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第2卷第1期）、第四章（世界經濟與政治、總第389期）、第五章（全球政治評論、第27期）、第六章（政治科學論叢、第40期）、第七章（國際政治研究季刊、第5卷第2期）、第八章（世界經濟與政治、總第375期）及第九章（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第3卷第1期）。非常感謝各期刊同意讓我們修訂轉載。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要感謝的人很多，難以再此一一列出，然而其中一定要提出感念的，是原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的張錫模教授。本書其他兩位共同作者李政鴻和余家哲博士均是張教授的得意門生，不料在兩人正準備從事博士論文寫作時，天忌英才張教授不幸過世，政鴻和家哲就轉到我這邊繼續完成論文並順

² Ibid., pp. 5-6.

利畢業。也就是在這段期間我們開始對國政經的批判理論和不列顛學派產生研究興趣，時常聚會討論並獨自或合著發表相關的文章，本書合輯就是部分的研究成果，毫無疑問最該將其獻給我們懷念的張錫模教授。

曾怡仁

於豐原

2014/11/10



序言

第一章 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途徑與啓示

/ 曾怡仁、李政鴻	1
-----------	---

第一節 前言	1
第二節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歧發展	3
第三節 批判的IPE之主要研究途徑	10
第四節 結論	29

第二章 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不列顛學派：**British? Global?**

And Critical? / 曾怡仁	35
----------------------------	----

第一節 前言	35
第二節 「不列顛學派」（British School）的由來	38
第三節 「全球政治經濟學」（GPE）取代「國際政治經濟學」（IPE）	47
第四節 為何是「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Critical IPE）？	57
第五節 結論	67

第三章 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 / 曾怡仁

73

第一節 前言	73
第二節 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理論	77
第三節 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論	83
第四節 歷史社會學派與新葛蘭西學派	87
第五節 馬克思主義國關批判理論	92
第六節 結論	94

第四章 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與挑戰 / 曾怡仁、李政鴻

97

第一節 前言	97
第二節 從女性主義IR到女性主義IPE	99
第三節 女性主義IPE對主流IPE的反思	106
第四節 女性主義IPE與批判的IPE之關係	112
第五節 結論	119

第五章 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新葛蘭西學派 / 李政鴻、余家哲	123
第一節 前言	123
第二節 葛蘭西的政治思想	125
第三節 新葛蘭西學派的歷史結構	130
第四節 新葛蘭西學派的方法論	137
第五節 新葛蘭西學派的國關研究現況	143
第六節 結論	150
第六章 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交會 / 余家哲、李政鴻	153
第一節 前言	153
第二節 帶回國家？	158
第三節 轉折：多型態國家	164
第四節 複合的（complex）國家理論	169
第五節 結論	175
第七章 新葛蘭西學派的歐洲整合研究 / 李政鴻、余家哲	177
第一節 前言	177
第二節 新葛蘭西學派與歐洲整合研究	182
第三節 歐洲整合的推手—跨國歷史集團	188
第四節 跨國歷史集團與歐盟東擴	200
第五節 結論	207
第八章 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歐洲整合 / 李政鴻、曾怡仁	209
第一節 前言	209
第二節 古典帝國主義論—歐洲新帝國主義	211
第三節 依附論與世界體系論—世界體系下的歐洲整合	218
第四節 新葛蘭西學派—歐洲跨國霸權秩序	225
第五節 結論	232

第九章 蘇珊·史翠菊（Susan Strange, 1923-1998）的國際 政治經濟學思想 / 曾怡仁	237
第一節 前言	237
第二節 IPE的學科定位	242
第三節 作為IPE分析框架的結構性權力觀點	249
第四節 對主流霸權理論的批判反省	253
第五節 結論	256
參考文獻	259

表目錄

CONTENTS

表1-1	婦女與發展三個模式的理論與實踐	14
表1-2	全球環境變遷的四個世界觀	15
表1-3	吉爾平式三分法與批判的IPE之核心理念比較	30
表1-4	主流IPE與批判IPE的方法學比較	32
表2-1	國際關係英國學派與國政經不列顛學派比較	42
表2-2	美國學派與不列顛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比較	56
表2-3	新葛蘭西主義批判理論與國際關係批判社會理論比較	66
表4-1	女性主義 IR的研究議題和方法學	101
表4-2	女性主義IPE的研究議題和方法學	105
表5-1	1945-2004年葛蘭西觀念運用在社會科學期刊狀況	124
表5-2	理性主義與新葛蘭西學派國關理論的方法學差異	142
表6-1	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大辯論	154
表6-2	三波歷史社會學的國家理論	158
表7-1	1983年歐洲企業家圓桌論壇創始成員	190
表7-2	歐洲企業家圓桌論壇成員	190
表7-3	1992年歐洲資本三種取向	199
表7-4	國外直接投資中東歐國家金額（1997-2001）	203
表8-1	馬克思主義對歐洲一體化的研究特點	233

圖目錄

CONTENTS



圖4-1	Feminist IPE的歷史結構分析	120
圖4-2	女性主義IPE的動態研究圖像	121
圖5-1	新葛蘭西學派歷史結構要素	131
圖5-2	新葛蘭西學派歷史結構分析	132
圖7-1	新葛蘭西學派霸權結構	184
圖7-2	新葛蘭西學派歷史結構	186
圖7-3	新葛蘭西學派歐洲整合研究模式	187
圖7-4	新葛蘭西學派的歐洲動態整合模式	200

第一 章 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途徑與啓示*

曾怡仁、李政鴻

第一節 前言

1970年代開始發展的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簡稱IPE），乃是因應國際政經秩序的快速變遷，及反省過去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簡稱IR）和國際經濟學研究相互忽視的缺失，而試圖在國際層次上進行國家、市場與社會互動關係之整合研究。除了美國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最早提出經濟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三個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外，近來針對學科定位（IPE是IR底下的次學門或獨立學門）、研究議題（IPE研究對象是否限於國際經濟關係）與方法學途徑（理性主義或反思主義）等面向，學者間開始討論IPE美國學派（American School）和不列顛學派（British School）¹的研究差異，及思考兩學派間相互融合，或至少彼此借鑑的可行性。對於IPE不列顛學派又有學者以批判的IPE（Critical

* 本章原刊載於2013年《政治學報》，第55期，頁27-51。本章所發表的《政治學報》由華藝共同編輯出版。

¹ 為了和國際關係理論的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亦稱為國際社會學派）區隔起見，本文將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British School’譯為「不列顛學派」而非「英國學派」以免造成混淆。事實上，不列顛學派並非指單一的特定理論，而是理論群的統稱，研究學者也不限於英國籍或在英國學術單位作研究，尚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以色列和歐陸學者，其研究方法、途徑及發展知識脈絡與主流美國學派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國際關係英國學派之前也曾有名稱上的爭議，到底應稱為English School 或British School較恰當，近來似乎以English School為共識。詳請參見Hedley Bull, “Someone at BISA Said That There Was No British School, Nonsense,” in Kai Alderson and Andrew Hurrell, eds., *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p. 46. Roy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7, No. 1 (1981), pp. 1-13. Hidemi Suganami, “British Institutions, or The English School, 20 Yea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3 (2003), pp. 253-272. “The English School in A Nutshell,” *Ritsumeikan Annu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9 (2010), pp. 15-28.

IPE) 稱之,²甚且將批判的IPE和新葛蘭西主義（Neo-Gramscianism）直接等同起來。³然而，另些學者認為批判的IPE除了新葛蘭西主義外，還包括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女性主義（Feminism）和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等不同的研究途徑。⁴到底批判的IPE之批判性（critical）是指什麼內涵？批判的IPE和IPE不列顛學派間的關係為何？批判的IPE包括哪些主要的研究途徑，具有何共同的特性？這些正是本章試圖釐清的問題。

首先，本章將介紹IPE發展過程中的研究途徑與學派爭議，主要為吉爾平式的三分法（即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美國學派與不列顛學派的競逐，以及批判的IPE之分類發展等。接著，探討批判的IPE之「批判性」意涵：究竟批判的IPE是指批判現狀，即對既存國際政經秩序提出質疑；或是批判美國主流IR/IPE的論述觀點，特別是其所採取的國家中心本體論與實證主義認識論之立場，並能提出替代性的研究途徑？⁵還是更強調實踐以建構新的世界秩序為目標？對此，本章將分別討論建構主義、女性主義、環境主義及新葛蘭西主義IPE等四種代表性途徑，探求彼此間的共性關聯，裨益於理解批判的IPE之研究特色。最後，則為心得結論，提出批判的IPE對於整個IPE發展的可能貢獻與啓示。

² Craig N. Murphy & Douglas R. 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2001), p. 394.

³ 例如S. Whitworth,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der in Interstate and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G. Waylen, "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 Why Troubled Engagements Continue Between Feminists and (Critical)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1 (2006), pp. 145-148. P. Griffin, "Refashioning IPE: What and How Gender Analysis Teaches International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4 (2007), pp. 723-725.

⁴ 例如B. Dun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 Marxist Critique* (London: Pluto Press, 2009), pp. 48-69; R.C. Mill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rasting World Views*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48-54; D.N. Balaam & M. Veseth,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8, 4th ed.), pp. 89-92.

⁵ IR/IPE中的本體論通常指「世界是由甚麼構成的？」，這又有兩種含義：一指世界的本質為何？是由物質或理念構成；二指世界的主要構成單元為何？是由國家、階級或個人組成。美國主流IPE的霸權穩定論或新自由制度主義均屬於物質本體且為國家中心的論述；相對而言，Alexander Wendt的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則為理念的本體但仍為國家中心觀點。認識論則是指「人與世界的關係為何？」，實證主義認為主體與客體是二元獨立的，而後實證主義則強調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或主體與客體是呈現互為建構關係。

第二節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歧發展

一、IPE美國學派的特徵

從1970年代開始，主流（美國）的IPE發展首先是強調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互動關係研究，也就是將傳統IR討論的「高階政治」議題如軍事、外交與安全等，轉向對「低階政治」的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對外援助與跨國投資等的關注，分析瞭解其中的政治因素作用。此以吉爾平提出的三分法最具代表性，其試圖結合國際關係與政治經濟學研究，將IPE歸為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等三種不同意識型態的觀點。吉爾平偏好以「意識型態」（ideology）而非「理論」（theory）稱之，乃是認為三者是建立在對人性的不同假設或追求不同的社會價值上，如此難加以進行經驗的檢證。⁶因而，學者通常會依循不同的假設進行議題研究，例如，經濟自由主義假設個人、家庭、公司或國家的行為都是理性自利，目的是在市場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此種觀點並認為國家間的貿易和經濟交流將會增強彼此的互賴關係與了解，而有益於國際秩序的和平穩定。⁷經濟民族主義則延續重商主義傳統，強調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下國家安全與生存問題的優先性，追求財富僅為確保前者之手段。⁸而馬克思主義則是將馬克思的階級剝削理論運用於國際層次，批評南北國家間的不平衡發展，以及尋求更為合理的財富分配關係。⁹

然而，吉爾平對IPE研究的這樣分類，易讓人誤以為IPE的知識傳統及研究流派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實際上其內涵仍相當分歧。例如，馬克思主義IPE內就存在古典帝國主義（Classical Imperialism）、依附論（Dependency Theory）、依附發展論（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y）與世界體系論（World-

⁶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5-64.

⁷ Ibid., pp. 28-31.

⁸ Ibid., pp. 31-33.

⁹ Ibid., pp. 38-41.

System Theory) 等分支。其次，稱為「意識形態」好似不同研究流派間難以融合，事實上IPE後來發展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複合互賴理論（Complex Interdependency Theory）及依附論，都是試圖在不同流派間進行融合的工作。¹⁰另一方面，吉爾平將IPE定義為在國際層次上研究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並且將國家與市場視為抽象的獨立自主實體，¹¹這點也遭受一些學者質疑，如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認為兩者關係應是歷史性地互為建構。¹²最後，吉爾平及其他主流美國學者基本上都將IPE視為IR的次學門領域，因而延續其採用國家中心本體論與實證主義認識論的作法，來探討貨幣、貿易、發展（經濟轉型問題）與跨國投資等國際經濟關係議題，這將會侷限IPE的進一步研究發展。

1990年代以後一些美國主流的IPE學者不再將國家視為理性合一的整體，而是打開國際與國內分析層次的隔閡，並將國家拆解為由逐利的官僚個人或部門組成。同時，也不再將社會視為鐵板一塊，而是由不同利益團體或生產要素稟賦持有者組成。雖然，主流IPE研究已將國內（政治／社會）因素納入討論，但仍偏向採用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此包括社會聯盟理論（Social Coalition Theory）¹³與開放經濟的政治學（Open Economy Politics）¹⁴等。對此，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粗略將1990年代以前的IPE研究稱為Old IPE，而之後的發展成果為New IPE。¹⁵總之，美國主流IPE採

¹⁰ 霸權穩定論是探討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國家與世界自由經濟秩序運作間的關係；複合互賴理論則是認為，權力的取得不僅是來自於軍事力量，也可以經由國家間彼此經貿交流中所產生的敏感性與脆弱性來取得；而依附論則試圖將現實主義重視的軍事物質力量與馬克思主義側重的經濟結構力量結合研究。

¹¹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

¹²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¹³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¹⁴ David A. Lake, “Open Economy Politics: A Critical Review,”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 Issue 3 (2009), pp. 219-244.

¹⁵ Robert Keohane, “The Old IPE and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34-46.

取實證主義的認識論，研究議題侷限於國際經濟關係，以及缺乏階級和性別角度的分析，這些特徵一直延續至今並沒有明顯改變。

二、IPE不列顛學派的核心－批判的IPE

相較於基歐漢將美國IPE自1990年代以來的理性選擇微觀研究稱為New IPE，事實上早在1991年英國學者墨菲（Craig N. Murph）和圖茲（Roger Tooze）就提出這個名稱，不過卻是不同的指涉用法。他們將受傳統國際關係影響的主流IPE研究稱為「正統的國際政治經濟學」（Orthodox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而將反對吉爾平三分法、質疑國家中心本體論與實證主義認識論，以及主張擴展多元研究議題的IPE視為「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IPE）。¹⁶隨著IPE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的愈趨多元，另一位加拿大裔學者安德希爾（Geoffrey R.D. Underhill）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認為，IPE是橫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交叉學科（inter-discipline），其起源與發展可以視為是一段過去被人為分化的社會科學之重新整合過程。¹⁷可以說，IPE研究已經超出傳統IR所能涵括的範疇，不僅是IR底下的次學門領域，而應是立基於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愈來愈多學者關注到IPE的這種分歧發展，墨菲和尼爾遜（Douglas R. Nelson）在2001年率先認為，目前已形成兩個針鋒相對的「美國學派」與「不列顛學派」。¹⁸學者通常稱此為「跨大西洋分歧」（The Transatlantic Divide），不過這種提法似乎不太精確，容易讓人誤以為IPE是英美兩國學者間的爭論。不列顛學派的成員雖然以在英國任教或做研究的學者居多，但並不以此為限，還包括以考克斯

¹⁶ Craig N. Murphy & Roger Tooze,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1), pp. 5-6.

¹⁷ Geoffrey R.D. Underhill, "State, Market,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enealogy of an (Inter?)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4 (2000), p. 807.

¹⁸ Murphy & 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2001. 由於美國學派的研究成果主要發表於*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O) 期刊上，因而也可稱為IO學派。不列顛學派的研究成果則主要發表在*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和*New Political Economy*這兩本英國期刊。

(Robert W. Cox) 與吉爾 (Stephen Gill) 為首的加拿大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以及匹吉爾 (Kees van der Pijl) 與安德希爾任教 (過) 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都是不列顛學派的研究重鎮。不列顛學派是採取類似研究立場的統稱，而非以地理或成員國籍來命名的。因而，正統 (orthodoxy) / 非正統 (heterodoxy)、實證的 (positivist) / 批判的 (critical) 或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 / 激進主義 (radicalism) 的IPE研究分類，似乎比美國 (American) / 不列顛 (British) 學派的劃分更為直接清楚。¹⁹

到了2008年，美國IPE學者科翰 (Benjamin J. Cohen) 的專書《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思想史》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就兩學派的爭議進行系統性的綜合討論，即從IPE七大思想家，包括吉爾平 (Robert Gilpin)、金德柏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克萊斯納 (Stephen D. Krasner)、基歐漢 (Robert Keohane)、卡贊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史翠菊 (Susan Strange) 與考克斯 (Robert Cox) 等，針對三大問題（世界秩序、國家能力與分析層次）來比較討論美國學派與不列顛學派間的差異以及未來整合的可能性。科翰的書激起巨大的迴響，2009年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IPE) 及 *New Political Economy* (NPE) 這兩本英國期刊便以專輯形式，分別針對IPE美國學派與不列顛學派進行討論與反思，並質疑科翰以地緣作為學派劃分基準的潛在缺失，可謂將學派間的爭議討論推向最高潮。²⁰

¹⁹ Craig N. Murphy & Douglas R. Nelson, "Conclusion: Explaining A Thriving Heterodoxy," in J. Abbott & O. Worth,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178-191. 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Craig N. Murphy, "Do the Left-Out Matter?"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3 (2009), p. 362.

²⁰ 國內研究對此國政經進展的討論並不多，僅在楊道昀〈Thinking Outside the Orthodoxy-建構一個真正全球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2009)、左正東〈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2011) 等兩篇文章中見到跨大西洋辯論的內容。相對地，中國大陸學者更深入討論國政經此種發展趨勢，例如：吉密，〈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基礎與研究綱領的擴展〉(2007)；白雲真，〈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跨大西洋分歧〉(2010)；王勇，〈國際政治經濟學美英學派的論戰—學術分野、國家地位與中國議題〉(2011)。另些學者則試圖在理解並掌握國政經知識脈絡下，思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政經之